



丹江公园红梅开

董建刚

从银杏园向东步行一根烟时间,再沿玉塘桥东约200米处的公园南岸草地上,一树树红梅正在热烈绽放。手机识图显示,这里的红梅有朱砂梅、宫粉梅、美人梅和龙游梅四种。

商州地属陕南,却少有种植梅花的记录。此处梅花皆从外地移植而来。从开过的部分花朵来看,去冬大寒中,红梅们显然用尽了力量,也演绎出了什么叫不惧严寒,什么叫一腔赤诚。

也许因为移植,这里的红梅呈现“不妖不媚、不俗不骄”之态势。但于华夏故园生就的那一身刚毅倔强,冷香自敛的品性,俨然犹在。

这里的红梅不仅有江南红梅“不妖不媚”之品德,也有在丹江湿地安静扎根之心性。距其一丈之外,就会闻到一阵阵冷香不断袭来。

她微笑着向你走来,一身红艳,猩红沉静的冷香,让你在疏影横斜里,尤感春光不敢辜负,美好不能亵渎。是这处梅林中的朱砂梅,俗称“骨里红”。

她一脸淡红或粉红,大老远就让你眼前一亮,继而款款而动。那浓郁的冷红,让你心脑清静,一身肃穆。于三千多年华夏梅园的种植图画中,祖先们的辛勤身影,如在昨日。那时,先人们习惯将她与朱砂梅统称为红梅。这是“梅园”中的粉红色梅花,叫宫粉梅。她是梅花栽培类型中品种最多的梅花,花果皆可食用。

徜徉中,又一位美女披红而来,你感到,世间美女历来不少,但傲雪冷艳,独立冰霜的美女少之更少。她和宫粉梅同为梅中稀有品种。她冷艳而娇羞,二月至四月初,联合其他红梅,将大红色花绽放放枝枝铁骨上。她叫美人梅,法国人培育,由我国育梅

专家陈俊愉教授从美国引进。龙游梅,枝干自然扭曲,树冠延展若游龙,故叫“龙游梅”。她,可赏花也可赏枝,枝条自然直上的叫直枝梅;枝条自然下垂的叫垂枝梅;枝条自然扭曲的是龙游梅。她开月白色重瓣花,为梅中珍品。

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”这是王安石的《梅花》;“早梅发高树,迎楚楚春碧。”这是柳宗元的《早梅》;“雪里已知春信至,寒梅点点缀琼枝。”这是李清照的《渔家傲·雪里已知春信至》;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这是林逋的《山园小梅》;“寒雀满疏篱,争抱寒柯看玉蕤。忽见客来花下坐,惊飞。蹋散芳英落酒卮。”这是苏轼的《南乡子·梅花词和杨元素》;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

笑。”这是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

各种诗词中的梅花,都没有像毛主席这首《咏梅》,把红梅傲雪斗霜描写得深刻而丰满,坚韧而无惧。更把中国人民在危难时期不惧强权,自力更生,只争朝夕的民族气概,傲雪迎霜一般,展示在世界面前。他激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团结一心战胜艰难与困厄,永不言败的革命斗志如红梅一样傲寒迎雪。

“红岩上红梅开,千里冰霜脚下踩……”让我们百唱不厌。铿锵赤热的《红梅赞》,引导我们站在红梅树下,看无数革命先烈,为了中华民族复兴而英勇赴难的“红梅”情怀和不可朽身影!

盛赏红梅,除颐养心性之外,最多萦绕于怀的是,传承革命先烈不怕牺牲,献身民族复兴的“红梅”精神。这就是“红梅”于阵阵严寒中,奋力绽放的魅力和精彩!

在我的心中,一直有一树盛开的梨花,俊美如雪,灿烂地绽放,在我生命的年轮中,从不会凋零。那是一棵故乡的梨树,它长在我生活的村庄里,在村人们必经的路旁,村人们无法忽视它,我也一样无法忽视它。

村口有一条小溪,小溪自高处落下,在一个拐弯处积成一泓清泉,这泓清泉便是村人们赖以生活的水源。村人们将这一泓泉水亲切地称作“泉水井”。梨树就长在泉水井的旁边,它从泉水井的石坝边长出,约有一个成人的怀抱粗,高高大大直地伸向高空,跃过一个5米高的石坝,从上面生长开去,长成一个蓬大的伞状,为高高的石坝路和石坝路下面的泉水井撑起一方阔大的绿荫,于是这棵梨树于村人便有了种非同凡响的意义。

一年四季,泉水井边人总不断,有担水的,有洗衣服的,有戏水的孩子,还有光膀子搓澡的男子,他们来的,去的,把个泉水井边吵得人声不断,笑声喧天。

四月前后,梨花开始开放,梨树的花总早于叶,因而梨花花开的时候就分外雪白,梨树的花很繁,一撮一撮的,一簇一簇的,拥挤在枝头,起初是圆嘟嘟的花苞,嫩白嫩白,不几日,在一个透着寒气的清晨,就开成一片如锦的雪白,满树花开,缤纷一片,亮白一片,耀眼在村口,成为村里最美的春光。

我离家的时候,要经过它的脚下;我回家的时候,它扑面而来;我洗衣担水的时候,它的花瓣在我的头顶飘落;我闲暇的时候,看蜂蝶在它的周围翻飞环绕。这一树如雪的繁花,来来去去总在我的眼中,让我的眼前粉白一片,让我的心中粉白一片,总令我无法忽视它的存在。

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,泉水井边就长着一棵硕大的梨树,年年青枝绿叶,年年花开如雪。村人们常爱在梨树下打转转,梨树下是泉水井,供人们取水用水,石头坝上摆放着一圈石头,人们闲暇时在此娱乐,有纳鞋底的妇女,有闲聊传的老汉,有打情骂俏的男女,还有嬉笑玩乐的孩子。一棵梨树,以坝为界,将梨树的世界分为两重天。常常是,梨树上边的人说话,梨树下边的人作答,梨树下边的人说话,梨树上边的人附和,上面和下面的人调笑着,下面和上面的人互戏着,一棵梨树将很多人拉在了一起,让很多人有了交流的场合和机会。

梨树下,白天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,晚上,就成了青年男女约会的地方。记得,我有一个堂姐,她和村里的一个后生交好,白天干完地里的活,吃过晚饭,听得屋山墙处的一声口哨,堂姐就忙不迭地找个借口,悄悄地溜出去了,在外面一待就是半个晚上。偶尔,我会打趣地问堂姐:“做什么去了?”堂姐羞红了脸,将手里的小辫一甩,摆下一句:“不告诉你!”从我身边几步就跑开了。后来,堂姐和那个后生结了婚,我才知道,堂姐是在和那个后生谈恋爱。那棵梨树见证了堂姐的爱情,梨树开花,也是堂姐的爱情之花在盛开。于是,那棵梨树在我的眼中就变得有些神秘和美妙,虽然,那时的我,并不知道爱情为何物!

后来,我长大了,去了学校;后来,我长大了,离开了家;后来,我长大了,嫁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但是,在一次的离去中,那一树梨花,我始终不曾忘记,她就像是我的妈妈,就像是我的亲情,就像是我童年一起长大的小伙伴,就像是我的闺中密友,让我总不能释怀与忘却,以至它走进了我的生命,成了我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,灿烂雪白,缤纷美丽,点缀着我生命中所有的旅程。

每次回到老家,我总会抽时间去梨树下坐坐,看看它是否老去,看看它是否还依旧青枝绿叶。有时梨树花开,有时梨树花未开,无论梨树花开抑或是未开,它于我都是美丽的,因为它已经开放在了我的心中。

令我惊奇的是,多少年来,这棵梨树一直长得很旺盛,春天是满树的繁花,夏天是满树的绿叶,永远蓬蓬勃勃,欣欣向荣,焕发出一株生命固有的鲜活与壮美。正因为如此,让我时时感知生命的美好,感知春天的美好,感知一树花开的美好。也正因为如此,让我倍加珍惜生命,热爱生命,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如期到来的每一个新的日子。因为,生命的美在于它永远有着充沛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活力!



徐祯霞

一树梨花



父亲的春天

张溢

春分时节,当城市里的繁花已经有些落寞时,故乡起洼沟里却依旧寒意深深。那灿黄的连翘花在高寒山区的故乡出现,需要等到清明前后。对于故乡而言,它的仲春其实和城里的初春一样,唯一能够看出春天气息的是白墙黛瓦的民居间,偶有一树白色的樱花和嗡嗡飞舞的蜜蜂。

父亲是一周前回到故乡的,此前他在城里接送孙子上学,已经半年多没有回老家了。这次回家既想换换环境,又想种点药材。故乡距离县城六十多里,交通不便,缺医少药,可父亲还是觉得故乡是天堂般的存在。家里的大片土地多年前已经送给邻居耕种了,只有门前的一小块菜地埋着猪苓,却已经有七年了还没有挖。猪苓是一种利水渗湿、泄热止渴、治泄泻的中药材,一般埋下菌种和树段四年后采收。可是,一家人都住进城里以后,年岁渐高的父亲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回去劳作。父亲说,再不挖出来这药材就腐化了。

七十四岁,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不算小的年纪,大多数人这时都已经在含饴弄孙享受生活了,可父亲却依旧闲不住,也不服老。在城里,他腿脚麻利健步如飞,上楼梯也不很喘气,骄傲地和我们比试:“你们还不如我!”在乡下,他上山砍柴下地耕作不怕吃苦,虽然架势不是很像模像样,却舍得出力气。他对农活不够擅长,是因为当了三十多年乡村教师,尽管过去一家五口的农活都压在身上,他到底还是没有像真正的农民那样干起活来老练自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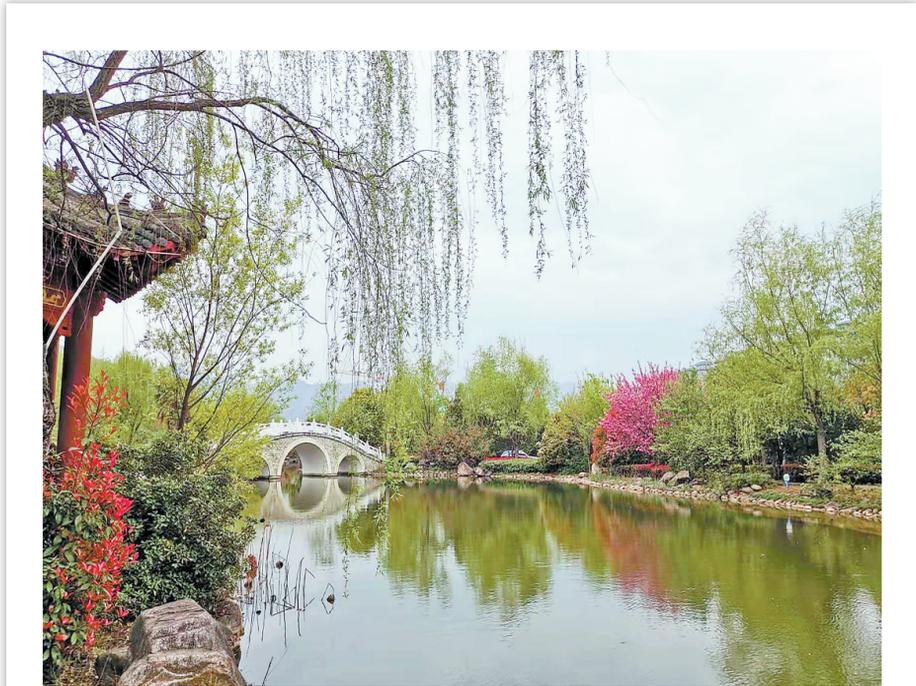
我回到故乡的时候,花白头发的父亲已经独自把那块菜地里的猪苓刨挖干净,并埋上了新的菌种,只留下一垄不到两丈长的地:“今天把它埋上就好了!”地头,父亲抡起的牙子,越过头顶深深地插入地下,刨起的土块也不再硕大而厚实。父亲将刨挖的土用木锨倒出,木锨一戳一戳却铲不起多少土……

父亲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停手,一道一道工序地干。我看得他如此劳累:“你这个年纪,有退休工资,身体也不好,没必要下这样的苦!你看你自己回来挖地埋药,到时候还得自己挖,也没个人能帮你……”父亲笑笑:“给孙子攒学费哩!我今年都七十四了,四年后挖药的时候就不是我的事了……”说这话的时候,父亲没有丝毫的悲伤。他说:“回来闲着也是闲着,干点活身体还好,再说了,猪苓埋进去就不用管了,挖出来就是钱。”

我和妻子的配合下,父亲原计划一个人用两个半天时间干完的活,几个小时就完工了,看着这一片新翻的埋着希望的土壤,他站在地头满足地笑了。搬回农具,洗洗手脸,端起一碗我倒给他的白开水,老头的笑容竟然那么幸福和灿烂。这次因为回家仓促,父亲没有带换洗衣服,裤子的腿面上已经脏得起明发亮,可他依旧说没事没事,村里人不都是这样么——回到农村,没人笑话你的衣服脏,脏说明你勤劳……

吃饭的时候,父亲感慨地说:“这个村子里比我大的就剩下我九十多岁已经糊涂的老妈了,和我同龄的人都走光了,我算有福气的人,还能干活,还能和你们在一起……”

儿子放飞了他的遥控无人机,拍摄下这个秦岭深山寂静美好的春天,拍摄下我们一家人在庭院里吃饭的场景。图片中,没有花红柳绿,没有人流如织,只看到这个不太宽阔的小山村土地平整,屋舍俨然,黛瓦白墙,美好怡然。我们抬起头,面对头顶的无人机挥挥手,看到的不仅仅是古稀父亲眼里的春天……



商洛山

(总第2305期)

刊头摄影 王尚锋

题图摄影 杨鑫

阳

台

张晓宁

当初选择住在这里,是因为这个房子大小合适,还有个小阳台。阳台外面有个小公园,公园中间修有篮球场、羽毛球场,视野很开阔。

刚搬进来时,还作了一番规划,把一张小茶台放在阳台上,家里也养了不少花。在街上遇着卖花者,也会随手买上一盆回来,放在阳台的花架上。心想,等闲下来时,泡一杯茶,捧一本书,置身于花丛中,该是多么的惬意呀!

可真把这一切都弄好的时候,才发现,阳台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,几乎很少到阳台上去。

有好长一段时间,因为生活和工作,像陀螺似的忙个不停。以前每天出门,总是对着镜子,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出门也不修边幅,镜子也懒得照了,上班下班似乎成了规律。工作也没什么突破,自己也变得懒懒散散,连朋友间交际也越来越少了。下班回家后一门心思给孩子做她爱好的美食;买了几本书,本来打算和小孩一起看的,可每次拿起书,看了几页就一直停留在那儿,坐着发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天天重复着同样的事,日子过得就像是一只摆钟。

朋友见我这个样子,安慰说:“让生活过得轻松点,心情愉悦点,脸上多点笑容多好啊!”同事也这么说:“以前的你,看起来很有精神,现在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?”当时还不以为然,现在想想,真该好好反思了。细细想来,自己和以前真的不同了。虽然做着同样的事,但还是缺少了点什么,心里总有一种不安和焦虑。是呀,这是怎么了?春天到了,万物复苏,雨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,把这个城市淋得湿漉漉的,万物都在重新生长发芽,我的心情突然有点

凄凉,又有几分喜悦。

那天,天刚放晴,听见阳台后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,我跑到阳台上往外看,楼下的篮球场,一群孩子正在那里打篮球。一个男孩将篮球在他前后左右不停地拍着,两眼溜溜地转着,在寻找“突围”的机会。突然他加快了步伐,一会左拐,一会右拐,冲过了两层防线,一个虎跃,转身投篮。队友也不示弱,一个都在寻找投篮的机会,大家你争我抢,互不相让。另一个男孩如玩魔术般抓住飞到头顶的篮球,然后双手一沉,置于腰间,接着右手扔出篮球,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半圆,侧身将球砸进了篮筐。

看到了这一幕,平静的心不由得起了波澜。那一刻,我回过头,看见阳台上那些我在盆盆罐罐里的花:琥珀海棠、迎春花、吊兰、栀子花、蟹爪兰争奇斗艳。它们一朵挨着一朵,挤满了整个枝丫,像一群小姑娘,争先恐后地展现着自己艳丽的风姿。我好像看到自己对生活又充满活力样子,脸上的笑容也慢慢地找了回来。